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崔秋立

蚰蚰斗了上千年,没想到今天居然没人再玩。古玩越来越值钱,古老的游戏却渐渐失传。深秋的夜晚在院子里散步,听见满院子蚰蚰在叫,声音那么优美亲切,40年前听到这声音会令多少人兴奋,可现在竟无人理会,真觉得可惜。

有一次和一位年轻朋友出游,他给我照相,我嘱咐一句,一定要“全须全义”,他茫然不知所措。我告诉他就是“有头有脚”,这是我们老济南人的“专业”用语。“80后”的小青年,尽管信息来源广,知识渊博,但对这个词恐怕一无所知,主要是他们没有斗过蚰蚰。

现在孩子们不差钱,差的是时间。我们儿时没钱,一分钱买块糖都很奢侈,但有一种资源可以挥霍,那就是时间。课外的时间,只要按时回家吃饭,家长从来不问。那时没有电子玩具,孩子们只是从大人们那里接过来一些游戏,如跳绳、踢毽子、扇“皮匠”、弹玻璃球等,都在户外,天然绿色,不会搞成近视眼。有好多游戏没有延续下来,很可惜,斗蚰蚰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蚰蚰天生好斗,至今也没有看到谁研究它为何有这种习性。两只蚰蚰,只要把它们放在一个罐子里,相互只要感觉到对方,立即张开牙齿开始咬斗,有时能大战几十回合。胜利的

蚰蚰的记忆

一方会威风凛凛地颤翅鸣叫,有时双方都自以为胜利了,一起鸣叫,然后再继续咬斗,一直到分出胜负。斗也可称为“逗”,闹着玩,逗引,因为有时蚰蚰们很迟钝,即使放在一个罐里也感觉不到对方,须逗引才能进入状态。

围绕着斗蚰蚰,有很多专用名词。“全须全义”,是对蚰蚰的形象描述。蚰蚰头有须尾有叉,但极易受损。在捕捉的过程中,手忙脚乱,捉住一看,不是须断了就是叉断了,虽然不影响争斗,但远不如全须全义的威风。因此,如果有一只全须全义又骁勇善战的蚰蚰,当然是一件十分令人得意的事情。除此之外,还有“搬出罐来”,就是有的蚰蚰十分凶狠有力,经常可以把对手甩到罐外面去,就像拳击手把对手打倒在地,像柔道运动员搞个“一本”。当然有的蚰蚰也十分顽强,即使被“搬”出罐来,依然不服,放回罐里,继续拼个你死我活。斗赢了,主人气急败坏,要“罚罚”,捧着蚰蚰使劲揉,把它搞得晕

头转向,放进罐里它像喝了酒一样胆子陡然大起来,有时居然反败为胜。

如此好玩的游戏,孩子们当然乐此不疲,千方百计捉蚰蚰。因此到了秋天,济南城里很难听得见蚰蚰叫,倘若哪里有声音,等不了多久就会被人逮走。我们家房后有一个夹道,一米多宽,里面乱砖杂草,简直就是百草园。半夜里,只要一听见蚰蚰的叫声,我立马兴奋地拿上手电筒,“捉拿归案”。第二天拿出来让邻家伙伴羡慕不已。但有一日,街上一位朋友端来一只蚰蚰,让我们真开了眼。据说是在乡下豆子地里捉的,这个头实在也太大了,和我们这些夹道里捉到的不是一个重量级,和它一比,我们那些简直不叫蚰蚰。果不然把我们大罐小罐的蚰蚰杀得屁滚尿流,极大地伤了自尊,把它们全部扔掉,不玩了。但没几天我们又兴趣盎然地端着罐子,头顶着头斗起来。就如同现在看足球,中超虽然难看,但看不到英超、意甲,也凑合着找乐子。

院子里,夹道里没有了蚰蚰叫,就需要到山上去捉。英雄山就在市区,离得不远。到周末相约几个小哥们,黎明前就到山上去。听得满山的蚰蚰叫煞是兴奋,但可惜听不准在哪叫,听准了也找不准,在石堆上乱扒,扒开石头,会有四五只蹦出来,也来不及看是什么样的,下手就捂,像样的很少,捉到了也很难全须全义。等天放亮了,听不见了蚰蚰声,只好满身疲惫一脸倦容,意犹未尽地回家。

蚰蚰斗了上千年,没想到今天居然没人再玩。古玩越来越值钱,古老的游戏却渐渐失传。深秋的夜晚在院子里散步,听见满院子蚰蚰在叫,声音那么优美亲切,40年前听到这声音会令多少人兴奋,可现在竟无人理会,真觉得可惜。

前几年有些老板开办忆苦思甜饭庄、黄土地、庄户城等,我就建议一个老板,应当搞一个儿时游戏场,让上世纪50年代的人们重温一下儿时的游戏,放松一下。但到现在也没人做这件事,可惜。

【休闲地】

□张承永

每个城市都有几条具有代表性的道路,济南也不例外。泉城路的商贾云集,曲水亭街的清泉流水,经十东路的开阔大气……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道路里,我最爱马鞍山路。从西到东,从英雄山到“植物园”,从喧嚣到静谧,沿着马鞍山路一路走来,泉城济南的动与静、力与美尽收眼底。

从纬一路南行,过了经十路,就是马鞍山路了。走上不远,原本南行的路遇山左转,一直往东延伸。这座山就是英雄山,济南市的城中山,最具盛名的是山上的烈士陵园和济南战

最爱马鞍山路

役纪念馆。但对市民来说,山下的文化市场和繁华商圈却更具吸引力。正因如此,马鞍山路西段成了一个喧嚣之地,尤其到了周末,满眼是人,到处是车。他们或到文化市场看看字画,淘个古玩,接受一下文化氛围的熏陶;或到新世界商城买点日常用品,小到针头线脑,大到桌椅床榻,都能从这里买到。路上的人们大多步履匆匆,目光急切地寻找着目标。喧嚣闹市里,是市井人生。

继续东行,过了玉函路的马鞍山路已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突然停

了下来,显得格外安静。路北是泉城公园,但市民们还是延续了以前的习惯,称呼它为“植物园”。园子里450种近20万株各类植物,打造了济南的绿色氧吧。路南,是素有“山东钓鱼台”之称的南郊宾馆。与其说宾馆,不如说是一处园林。一片绿树繁花中,点缀了几座小楼,有潺潺流水,有嘤嘤鸟语。在两处园林的滋润下,马鞍山路东段像一位水灵灵的少女,肤如凝脂。尤其到了夏天,路边的法桐枝叶繁盛,遮阳蔽日。走在斑驳树影下,看着路边如画美景,只觉浑身凉

爽惬意。在这里,几乎看不到匆匆行走的身影,过往的车辆也不再轰鸣疯跑,即使遭遇堵车,也很少听到急促的鸣笛。人们故意放慢了脚步,只为尽情享受这难得的静谧。

水泥沥青铺成的道路,其美丽并不是源于本身,而在于路边的风景。正因西有英雄山,东有“植物园”,才让马鞍山路变得妖娆美丽。是英雄山下的喧嚣,是“植物园”旁的静谧,给这条全长不过3公里的“小路”注入了灵魂,增添了魅力。

【跑马岭记事】

□赵峰

在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非洲食草区,最受游客喜欢的莫过于长颈鹿了,在长颈鹿馆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又莫过于“京海”了。

“京海”是一只雄性长颈鹿,生于上海,长于北京,青春年华落户于跑马岭。“京海”个头雄健魁梧,比普通的长颈鹿明显高出一头,身上斑花也要比其它的深许多,像一枚枚古意甚浓的铜钱。“京海”是名副其实的“高富帅”。长颈鹿在国内雌强雄弱,少见有如此优良的雄性长颈鹿,刚刚“长大成人”的京海就担负起在全国范围内繁殖优良品种的任务。去上海,走北京,马不停蹄地行走在年年做新郎的风流快活之中。

2012年“京海”又被天津动物园看中。那里有两只母鹿待孕,都处在发情期,动物园肯定不会放过这一良机,于是紧急向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求援。于是“京海”又一次踏上了援津的征途。在天津它要小住半年,还是一夫多妻的日子,能不幸福吗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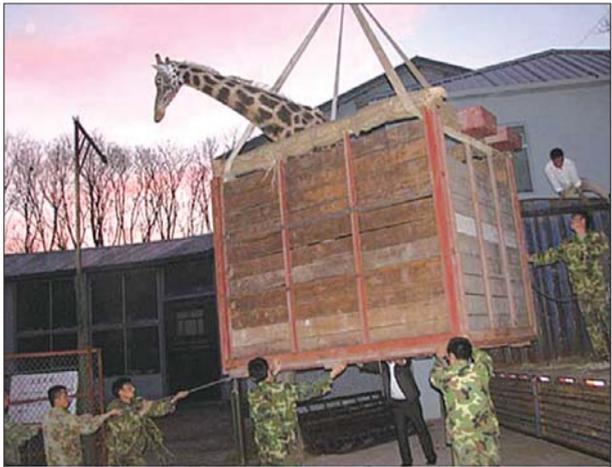
器宇轩昂的“京海”温良谦恭,一点儿都不傲气。本来长颈鹿的装箱就是件很麻烦的事,因为长颈鹿是神经质类的动物,胆子比老鼠都小,一点儿风

吹草动就赶紧撒开长腿奔命。原本生长在非洲草原上的它们,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和奔跑能力,也很难存活下来。一般事先都要在馆舍外面的围挡上,接上个大大的箱体,不仔细看俨然和围挡就是一体的,箱体里放置一些水果和草料,让长颈鹿进进出出的适应后,找个合适机会,把后面的门子一关,用吊车把大箱子吊装到大卡车上。温顺的“京海”当天就顺利地进了箱子,它似乎意识到了这次远行,再说常出远门的“京海”也习惯了。

运输长颈鹿是件很壮观的事情。装长颈鹿的卡车在前,后面还得跟着一辆服务车,主要是用来观察过障碍的情况。有什么信息及时通知前车,以供前车适时调整进退,直到安全无误地通过为止。

上了路那真是和西天取经一般艰难。跑马岭海拔898米,山路九曲十八弯,一点疏忽都不能有。特别是对长颈鹿的长脖子,务必悉心呵护。司机小心翼翼地开车,拐弯处几乎就是用怠速前行。一个多小时跑了八公里的山路,山下的乡镇到处线网密布,车只能是蜗牛般慢慢挪移着。历经两个半小时,终于上了高速。

上了高速路依然不能快,



长颈鹿“京海”从天津被运回济南时天色已晚。(资料片)

特别是过桥,就像那则《羊和长颈鹿》的寓言一样,羊的优势是能轻松地钻过桥洞,长颈鹿的优势则是能吃到树梢上的叶子。恰恰这里需要的是钻洞。好在“京海”出门多,经验也多,见桥自然就低下头,让后面跟着的人好不畅快,前车上的工作人员也免了硬按鹿脑袋之苦。另外长颈鹿还是典型的高血压,头能弯一弯,但不能长时间低头。

就这样一路紧张,一路欢

呼地进了天津。这车一进市区,就成了风景,人们争相一睹这个庞然大物的风采。到了市中心,都是疏导半天才能重新前进。“京海”真是风光无限,有点“万人空巷看梅郎”的味道。

半年后,三只雌长颈鹿如期怀孕。接“京海”回济南的时候,那三只身怀六甲的长颈鹿竟然是那样依依不舍,喂什么东西都不吃。看来这动物和人一样,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呀。



在我少时印象里,大明湖并不太秀丽,但听过许多美丽的传说,当说到明湖的青蛙,那肯定是不叫唤的。因为想当年乾隆爷来济南,便住在明湖畔的县衙里,一到夜晚,大明湖蛙声一片,咕呱噪耳,闹得他彻夜难眠。于是传旨:禁止大明湖蛙鸣。皇帝金口玉言,于是湖中蛙鸣戛然而止。即使是把外面的青蛙逮住放在明湖里,它也是不敢鸣叫的。

【历下亭】

超然楼上瞰明湖

□鲁黔

少年时我常穿过颇具古风之韵的铁公祠,来到北极庙前,明湖北岸边。据传言,如有幸能观赏到湖面上“佛山倒影”的景观,这一说法,我却一直无缘验证,现如今由于高楼大厦的遮挡,却永远不会重现了。

北极庙里的泥塑像,我是不愿看的,尤其是那面目狰狞的哼哈二将,那些人物和人间又有何关系呢?看多了,肯定会做噩梦的,还不如顺着庙台阶处两条长十多米并呈45度角的锃亮石条滑下去,那种飞翔的感受多惬意。许多年后,一提到北极庙,我还是会想起那两条锃亮并被柔嫩的屁股磨出沟凹的石条。

我幼时的母校,即大明湖路小学,它的北门冲着马路对面大明湖的假山亭台处。春暖花开之时,我总会伙同“老三”等同学,穿梭游走于假山、花草丛间,一场“惊心动魄”的弹弓仗便拉开了序幕……

明湖的假山西侧有当时的省图书馆,其馆的旁边当时还有许多看不懂的古人碑文,至今忆来,仍十分遗憾,好后悔不在当初暇余时泡一泡图书馆,好后悔不在碑文上用纸拓它几张拓片,现如今岂不成了饱学之士或收藏文物古迹之骚客了吗?正如当今所言:“没有文化太可怕了……”

湖中的历下亭我是去过的,有一副对联,至今仍记忆犹新,其联是: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。如是想来,颇有道理,诸如历史上的辛弃疾,李清照,秦叔宝之英雄和词人们,且还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诸多新人名角,谁敢说,济南名士不多!

过去,大明湖的水并不清,王府池子和珍珠泉流出的水为一小部分,湖水主要是靠雨水汇成,总之在我少时的内心,其湖水是浑浊的……

许多年走远了,由于我对大明湖的印象并不太好,数十年间,再未踏入明湖畔一步。

几年前,闻悉大明湖扩建了,据说增大了一倍面积之多,家中老母也催我去看看,然我却一直去意阑珊。

2011年,在夏日的某一天,被发小“老三”夫妇拖至扩建的明湖畔,进门时的牌坊雕工精湛古秀,越过舒缓的拱形石桥,举目望去,犹如一处鲜活的苏州园林,且走且观,心意盎然。柳树更绿了,湖水清而蓝了,小亭台榭,假山曲径,出厦回廊,小桥,流水,还有那虚幻中的人家……

我及发小拾阶登上超然楼,爬到了顶层,要了一壶茶,乘着游兴未尽,凭栏俯瞰新旧之湖的浑然天成,脱口吟出:“超然楼上品香茗,四人神聊话泉城。半城湖色媚苏杭,登高远眺一揽胜。”

投稿邮箱:
qlwbxujing@sina.com